關注學生戀愛

嚴方正

李海林是一位內地中學校長。該如何防止學生早戀，一直是他比較頭痛的事情。他面對的學生家庭條件都比較好，營養的極大改善促使孩子們早熟，十六七歲的孩子乍一眼看上去和成年人沒什麼區別。學生接受到的各種信息，也促使他們心理早熟。一旦知道孩子們早戀以後，如果學校和家長處理不好，會給孩子帶來終身的傷害。當然任其自生自滅，肯定不行，但如果採取硬性措施，後果更嚴重。一來孩子可能將戀情轉入地下，那更容易出事，二來會給孩子一個錯誤的觀念：對異性產生好感是不對的，是錯誤的行爲，是不會得到成人世界的接受和祝福的，甚至是骯髒的；如果孩子情竇初開時，大人們就傳遞給出這樣一種觀念，會影響孩子一生的婚戀觀，後患無窮。李海林在訪問美國期間，向美國同行請教他們應對的辦法。美國朋友的回答是：面對「早戀」，我們應該做、可以做的，不是如何讓他們不戀愛，而是教他們如何更好、更負責任地戀愛。這個回答促使李海林重新思考，他認識到：愛的教育，恐怕是教育的題中之義。教給孩子們正確的戀愛觀，需要緊急地提到教育的議事日程。儘管中美兩國有着巨大的文化差異，但愛的教育的主題不是「防早戀」，而是負責任、安全、健康。

最近，華東師範大學有一門選修課特別火，叫《婚姻與愛情》，課程內容從如何追求異性到如何理性分手，再到如何維繫婚姻……原設定學生八十四人，結果報名接近五百人，讓人意外的是，開設這門課程的教師原先是教馬克思主義哲學的老師。在當下的高校，只要是有關於愛情、婚姻與幸福的選修課程，大都會受到學生們的熱捧，開設這門課程的教師，往往也很容易成爲輿論關注的焦點。早幾年，復旦大學女教師陳果在課堂上教授「愛與被愛」，她很快成爲網絡紅人。

前段時間，教育部網站公布了二〇一二年教育統計數據，女大學生人數連續四年超過男生，女碩士人數連續三年超過男生，女博士的比例也每年在遞增。這種性別比例的失調，會給大學生的異性交往帶來新的問題。二〇一一年，北京市教委公布了北京高校《大學生心理健康》課程教學大綱（徵求意見稿），要求北京市高校在心理課上教授學生們怎麼去談戀愛。在新教學大綱中，「戀愛心理與愛的能力培養」一講，被修訂爲「幸福，從學會戀愛開始」，主要從大學生們經常遇到的感情問題出發，涉及愛情相關理論，旨在教會大學生愛自己、表達愛、接受愛、拒絕愛、維繫愛和放手愛。

愛情與婚姻是一門複雜的人生學問，需要一個人終身學習，指望幾門課程解決所有的情感問題是不恰當的，但是，我們的學校，包括中學，都應該幫助處於青春成長期的學生們學好愛情這門課，避免在未來的情感探索過程中少一些坎坷。畢業典禮，是大學最重要、最隆重、最有紀念意義的儀式之一，是「大學最後一課」。此時此刻，師長是不是也可以給學生講一講愛情、婚姻和家庭問題，並送上祝福。對於行將走上社會的許許多多的畢業生來說，得到一份眞摯的愛情，建立一個幸福的家庭，是面臨的現實問題，其重要性不亞於「高考」。對此，他（她）們或許有渴望，或許有困惑，或許有煩惱，需要得到「過來人」的一些建議、忠告和幫助。可以設想，如果在畢業典禮上的致辭寄語中，不再缺失關於愛情、婚姻的話題，掌聲可能會更加熱烈。

睿智多思話列子

陳魯民

初冬的一日，陽光燦爛，天高雲淡。我們十幾個作家連袂到鄭州東郊的圃田鎮列子小學舉行捐書活動，看了小學生表演的誦讀列子文選節目，又祭拜了列子墓，瞻仰了列子紀念館，收穫頗豐，心有所動。

這裡是戰國時期著名思想家、寓言家、文學家列子的生養、長眠之地。列子，本名列禦寇，信奉道家的與世無爭思想，主張循名責實，無爲而治。他一生安於貧寒，不求名利，不進官場，「列子居鄭圃，四十年人無識者」，農耕之餘，醉心讀書著述，潛心撰文二十篇，約十萬多字。現在流傳有《列子》一書，其作品在漢代以後已部分散失，現存八篇《天瑞》、《黃帝》、《周穆王》、《仲尼》、《湯問》、《力命》、《楊朱》、《說符》。其中《愚公移山》、《杞人憂天》、《夸父追日》、《兩小兒辯日》、《紀昌學射》、《黃帝神遊》、《湯問》等膾炙人口的寓言故事百餘篇，篇篇珠玉，妙趣橫生，且影響極大，可謂家喻戶曉，廣爲流傳。其中《兩小兒辯日》被納入小學語文六年級下冊第一篇課文。

列子貴虛尚玄，修道煉成御風之術，相傳能夠御風而行，常在春天乘風而遊八荒。莊子《逍遙遊》中就生動描述列子乘風而行的情景「泠然善也，旬有五日而後返。」他駕風行到哪裡，哪裡就枯木逢春，重現生機。飄然飛行，逍遙自在，其輕鬆自得，令人羨慕。唐玄宗天寶元年（七三九年）李隆基封其爲沖虛眞人，其書名爲《沖虛眞經》。

列子貧富不移，榮辱不驚。因家中貧窮，常常吃不飽肚子。有人勸鄭國執政子陽資助列子，以博好士之名，子陽就派人送他十車糧食，他再三致謝，卻不肯收糧。妻子埋怨說：「有道的人，妻子孩子都能快樂地生活，我卻常常挨餓。宰相送糧你還不接受，我眞命苦啊。」列子說：「子陽並不眞的了解我，只是聽了別人的話才送糧給我。以後也可能聽別人的話怪罪我，所以我不能接受。」一年後鄭國發生變亂，子陽被殺，其黨衆多被株連致死，列子得以安然無恙。

列子一向低調，不喜張揚，爲人謙恭，崇尚「和光同塵」境界，故而列子在歷史上的事跡很少，但他的作品卻影響很大，世代流傳，篇篇閃爍着智慧的光芒，且淺顯易懂，饒有趣味，短小精悍，意味深遠，被譽爲中國的《伊索寓言》。列子以後的許多學者名家都高度評價《列子》一書的思想與文化意義，並受到列子學說的啓迪。毛澤東就非常喜愛列子的作品，多次在演講和著述中引用列子的寓言。

古爲今用，洋爲中用，是毛澤東一向提倡的治學方法，他自己也是最成功的實踐者。「杞人憂天」典出《列子・天瑞》。毛澤東曾在一次講話中說：我們有些同志，就有那麼一些怕，又怕房子塌下來，又怕天塌下來。從古以來，只有「杞人憂天」，就是那個河南人怕天塌下來。除了他以外，從來就沒有人怕天塌下來的。「千變萬化」出於《列子・湯問》。毛澤東在《矛盾論》中指出：這種神話中的千變萬化的故事，雖然因爲它們想像出人們征服自然力等等，而能夠吸引人們的喜歡，並且最好的神話具有「永久的魅力」，但神話並不是根據具體的矛盾之一定的條件而構成的，所以它們並不是現實之科學的反映。

當然，毛澤東引用最多的還是列子的《愚公移山》，據有文字正式記載，僅一九三八年、一九三九年，毛澤東就不下五次講述了「愚公移山」的故事。如一九三九年一月二十八日在延安「抗大」第五期開學典禮上的講演中，毛澤東說：我們是長期抗戰，現在同志們都沒有長鬍子，等長了鬍子了，抗戰還未勝利，就交槍給兒子，兒子長鬍子了，就交槍給兒子的兒子，這樣下去，何愁抗戰不勝，建國不成？這個道理是古時候一個老頭兒發明的，我們打日本，也是這條道理。

一九四五年六月十一日，毛澤東以「愚公移山」爲題發表演講。在講了愚公移山故事後，毛澤東話題一轉，慷慨激昂地指出：現在也有兩座壓在中國人民頭上的大山，一座叫做帝國主義，一座叫做封建主義。我們一定要堅持下去，我們也會感動上帝的。這個上帝不是別人，就是全中國的人民大衆。全國人民大衆一齊起來和我們一道挖這兩座山，有什麼挖不平呢？講話極大地鼓舞了正在與日寇浴血奮戰的抗日軍民，是爲奪取反法西斯戰爭的最後勝利進行的一次精神動員。

今天，國人正在爲實現「中國夢」而奮鬥，依然需要發揚愚公移山精神，排除干擾，堅定信心，萬衆一心，挖山不止，這樣才能心想事成，好夢成眞。

流浪者之歌

陳　安

古今中外，流浪者始終是藝術家們關切的對象，而不少藝術家自己，也過着漂泊流離的生活。大詩人李白又何嘗不是一個流浪者，他知道「大丈夫必有四方之志」，於是「仗劍去國，辭親遠遊，南窮蒼梧，東涉溟海」，一生很多時光奔走於旅途，流落在天涯。

流浪者之中，有李白這樣胸懷大志的詩人，有尋求展露才華機會的藝術家，有另謀生計浪跡江湖的窮漢，也有冤屈受害背井離鄉的苦命者。他們中很多人，儘管已經踏上征途，卻一時都不知去向何處，就如舒伯特歌曲《流浪者之歌》裡所唱：我嘆息自問：「向何方？向何方？」

舒伯特自己曾窮愁潦倒疾病纏身，所以對窮苦人、流浪者懷有深切的憐憫，在譜寫《流浪者之歌》後，又將此歌片段變奏創作了鋼琴曲《流浪者幻想曲》。流浪者幻想什麼呢？那應是在《流浪者之歌》中所唱的：「流浪者的幸福，就在故鄉。」在太陽寒冷、花朵凋殘的異鄉，他回想着春光明媚、玫瑰開放、與親友們歡聚一堂的故鄉。舒曼的《流浪之歌》也寫了流浪者的幻覺，在海外顚沛流離中居然聽到從遠方家鄉飛來的鳥兒的歌聲，讓他感覺到故鄉的微雨，聞到家園的花香。

舒伯特的套曲《冬之旅》第五首、爲詩人威廉・繆勒的詩譜寫的《菩提樹》是另一首思鄉曲，遠離故鄉的流浪者冒着凜冽寒風行走在黑暗中，聽見他故居門前的菩提樹在向他輕聲呼喚：「回到我這裡來找尋平安！」這是舒伯特藝術歌曲中我最喜歡的一首，一唱起它，就總有溫情充溢心頭。

世上流浪者最多的種族是吉卜賽人，他們到處飄零流蕩，幾乎遍布世界各地。我在我兒媳婦的故國羅馬尼亞旅行，就見不少吉卜賽人住宿在河畔、路旁、林地的帳篷裡；在布加勒斯特街頭，有個吉卜賽男孩緊追我，攔住我，向我要錢。吉卜賽人擅長歌舞，電影《巴黎聖母院》裡少女愛斯梅拉達的舞跳得多瀟灑奔放，令人過目難忘。西班牙作曲家、小提琴家薩拉薩特在布達佩斯旅行時聽到不少吉卜賽音樂，後來所寫的小提琴曲《吉卜賽人之歌》成了世界名曲，中文譯之爲《流浪者之歌》。在俄國，吉卜賽人被叫做「茨岡人」，普希金寫有長詩《茨岡》，柴科夫斯基據波隆斯基的詩譜寫了《茨岡女郎之歌》，他曾在給梅克夫人的信中寫道：「音樂是上天給人類最偉大的禮物——給在黑暗中的流浪者的禮物。」

在中國大陸流行最廣的流浪者之歌應是印度電影《流浪者》的插曲《我是一個流浪漢》，上世紀五十年代有一段時期，「到處流浪，到處流浪」的歌聲傳遍全國。此歌既表述流浪者的悲慘命運，也讚頌流浪者任憑命運捉弄而永遠愉快歌唱的堅毅性格，曲調爽朗明快，眞能打動人心。

使我高興的是，最近通過電腦視頻我又聽到了一支十分感人的流浪者之歌。

因對去年電視選秀節目《中國好聲音》的喜歡，今年我又注意收看《中國夢之聲》、《我是歌手》等歌唱比賽節目。先是聽到「夢之聲」年輕歌手李祥祥、張捷合唱《流浪記》，我立即爲之吸引，並像聽「好聲音」青年歌手梁博、黃勇合唱《北京，北京》時一樣深受感動。梁博後來奪得「好聲音」冠軍，李祥祥則成了「夢之聲」偶像。

接着是聽楊宗緯在《我是歌手》節目中演唱《流浪記》。此歌用小調譜成，委婉動聽，這位台灣歌手唱得如訴如泣，格外深情（但不是「煽情」），唱出了一個流浪者既惶惑、擔憂而又倔強、自信的心情，不少聽衆被感動得流淚。歌中唱道：

「我就這樣告別了山下的家，我實在不願輕易讓眼淚流下。我以為我並不差，不會害怕，我就這樣自己照顧自己長大。我不想因為現實把頭低下，我以為我並不差，能學會虛假。怎樣才能夠看穿面具裡的謊話，別讓我的眞心散得像沙。如果有一天我變得更複雜，還能不能唱出歌聲裡的那幅畫。」

唱第二遍時，楊宗緯把「那幅畫」唱成原住民語「puma」（故鄉），李祥祥他們則唱爲「那個家」。

我注意到此歌的詞曲作者是「Panai」，這就引起我好奇心，網上一查，才知作者本名巴奈，是台灣原住民，卑南族和阿美族混血兒，一名流浪女歌手，《流浪記》原唱者。我又通過視頻看她本人手持結他自彈自唱這首歌，她嗓音渾厚，唱得自然，有如宣敘，而高亢處又顯得蒼勁有力，其神態在滄桑感中不無自信和剛強。

我覺得這首《流浪記》與《北京，北京》有異曲同工之妙，其實都是「北漂之歌」。在大陸，是向北京漂去；在台灣，是向台北漂去。北漂者懷着希望、夢想向北而漂，他們會遇見好人、得到襄助，但更多地會遭到冷遇、欺辱。其實，他們自己並不想「學會虛假」，但在炎涼世態中，他們要學會保護自己，看穿他人的假面具而不受欺騙；在冷酷的現實面前，要堅強不屈，不低頭，不頹喪；在複雜的、充滿謊話的社會裡，要保持自己一顆純眞的心，不忘唱家鄉的歌，唱出歌裡的詩情畫意、鄉戀親情。

我已好久沒有聽到新的好歌了，在如今大唱初戀、性愛、相思、失戀的氣氛中，《流浪記》給我一種新意，一種富於人文精神的境界，又有耐唱好聽的旋律，所以它將像《菩提樹》一樣成爲我常常詠唱的保留曲目。

山鄉紀事　李實剛攝

山鄉宵夜

葛　閃

我到貴州這所山村小學支教，儘管早已有心理準備，但還是被眼前的景象驚呆了。

破敗的教室，牆漆被歲月剝落了一塊又一塊，露出斑駁的皮膚。黑板果眞如我在電影上看到的那樣，是用黑炭灰打底的一面牆。課桌和櫈子也都是缺胳膊少腿的，支離破碎。唯一值得一提的像模像樣的是粉筆，校長說，都是山外面的人捐贈的。

我過慣了城市現代化的日子，但也並不厭棄山村小學這種枯燥乏味的生活。那些臉龐上布滿塵埃，衣衫襤褸的孩子，面對新知識時的表情，眞的讓人心疼。當然，他們是孩子。孩子最亮最美的眼神，永遠都不是體現在書本上，而是在我給他們講城市裡的所見所聞時。儘管，他們對「城市」這兩個字並沒有什麼概念。我給他們講城裡的飛機場、高鐵、巴士，給他們講慈祥的山姆大叔，還有各種各樣的美食。孩子們聽得很認眞，在消除了前幾天和我初見時的生疏之後，便嘰嘰喳喳地和我熱鬧了起來，問這問那。

一天，當我講起了城市裡的夜生活，提到「宵夜」兩個字時，絕大部分孩子都感覺很新奇。畢竟，宵夜屬於正餐之外的第四頓飯，對於貧困的山村來說，能保證一日三餐就已很不錯了。只有坐在最南面的男孩落落顯得不屑一顧，還把小嘴撇得差點到了耳旁。

我笑問他：「落落，你吃過宵夜？」

「宵夜有啥奇怪的，我們家幾乎每夜都吃。」落落鼓起了可愛的腮幫子，「只不過，不叫『宵夜』而已。」

「那叫什麼？」我走近他，輕輕地撫摸着他的頭。

「飯呀，就叫飯唄。」落落揚起可愛的小臉。

落落告訴我們，他的父母都在山上的煤礦裡，一天只在家吃一頓早飯。然後，一直到夜裡十二點左右出了井才回家。夜裡到家，勞累了一天的父母，便會叫醒落落，一家三口開始晚餐。我問落落，那中飯怎麼辦？落落說，早飯吃得多一點，中飯就省了一頓。

我心疼他，柔聲問：「晚飯到夜裡才吃，難道不餓嗎？」

「餓！我會先吃點饅頭和白開水墊墊肚子，但夜裡的飯是必須要吃的，再睏也要吃。」

落落說，還歪着脖子繼續補充道，「爸爸說了，一家人，每天都要在一起吃一頓飯，這才叫一家人。」

儘管落落說得很含糊，而我也不必了解其中的細節，便能貫穿情景。我心裡佩服落落的父母，哪怕是再苦再累，每天也要和孩子在一起吃頓飯。這，才叫家。我可以想像，他們一家三口一起的時候，黑夜也會因了這份溫馨，而羞怯地躲上幾分。有月的時候，月色也會因了這份暖，而多了幾分溫柔。落落的父母，實在可以稱得上是一對睿智的父母。

我在城裡時，一天三餐，幾乎都是在外面吃的。至於家的概念，有時會放大許多，諸如爲父母買新衣裳，給他們置辦壽宴，帶他們去旅遊，卻很少將普通的一日三餐與親情聯繫起來。記得一篇文章裡寫過，有沒有一頓飯讓你淚流滿面？我想，山村裡的落落家的「宵夜」，就做到了這點。我甚至認定，落落家的「宵夜」，定然是很香很香的。

罐子湯

裴慶美

罐子湯是山東巨野的一種羊肉湯，在寒冷的冬日裡，鉅野人喜歡熬上一罐子羊肉湯，就着當地的吊爐燒餅，吸溜吸溜趁熱喝了，暖胃驅寒。

曾去鉅野有幸品鮮，至今難忘。那湯清清的，表層飄着綠的香菜末。撈撈，裡面有透明的粉絲，醬色的鹹菜絲，幾塊紅鮮鮮的羊肉片。聞聞，鮮香撲鼻。老鄉說：「這湯要趁熱喝，涼了就膻了。」我吹了吹，抿了一小口，只覺一股鮮美的熱流漫過唇舌，流經喉嚨直入五臟六腑，身體裡就像有一隻小手在輕輕撓癢，舒服極了。老鄉又遞給我兩個烤得焦黃油潤的燒餅說：「喝罐子湯，就吊爐燒餅，賽過山珍海味。」我咬一口燒餅，喝了一口罐子湯，果然，餅有了湯的浸潤，更加軟糯可口，湯有了餅相配，更加美味。在這寒冷的冬，熱熱的喝一碗罐子湯，從頭暖到腳。

罐子湯選用魯西南小尾寒羊及當地青白山羊的羊雜（羊頭、心、肝、肺、肚及骨架等）作原料，配以粉條及各種佐料熬煮而成。具有湯清肉嫩、不肥不膩、不腥不膻、味道鮮美之特點。做時首先將羊雜泡好洗淨，把水燒開，將羊雜徐徐放入鍋內。待燒沸後除去沸沫，繼續用旺火煮兩至三小時，撈出拆肉切片入鍋，在老湯中適當兌上清水，加入特製粉條，燒沸後起鍋盛入罐中，入葱、薑、鹽、花椒、胡椒、味精等佐料即成。發展至今，當地百姓又開發出了香酥羊腱、紅燒羊頭、紅燒羊腦、羊拐骨、羊排、酸辣羊肺湯、肚絲湯、天花湯等風味小吃。

據老鄉介紹，罐子湯還有個來歷呢。據說清末民初，原來這個罐子湯是地主留給長工的飯，他把羊肉先吃了，他並不知道羊內臟的價值，覺得扔了可惜，就叫廚子把它們煮了後摻上他喝剩的湯攪在一起，留給長工們吃。長工們幹完活回來飯都涼了，這位廚子就想了個辦法，把飯做好裝進罎子裡，包好，長工回來後就能吃上熱飯了。因爲湯是用罎子盛的，所以人們就稱其爲罐子湯。

喝着罐子湯，想着這個故事，才明白，所有的美食小吃，都是百姓的智慧結晶。一個小吃，就代表一方風土人情。到了鉅野，如果不喝罐兒湯，就像到了北京不到長城，會遺憾一輩子。

清宮侍衛知多少

許　揚

當下內地熱播的電視劇中，反映清朝宮廷題材的不在少數。而這些宮廷戲中，都會有侍衛的角色出現，最多的就是御前帶刀侍衛。

清帝移鼎入關後，以少數民族之君而治馭華夏，成了中國各民族的共主。但對自己的安全問題不敢掉以輕心，於是調集八旗勁旅駐防北京，京城內外有驍騎營、前鋒營、步軍營、火器營、健銳營等多支互不相統的近衛部隊。

而挑選直接對皇帝安全負責的侍衛也最爲用心。在清朝的宮廷中，侍衛也分多種。有御前侍衛、乾清門侍衛、大內侍衛等，其中以內廷侍衛（御前侍衛及乾清門侍衛，後者可視爲御前侍衛的一種延伸）待遇最高。按照清制，這種侍衛官都是選拔滿蒙勳戚子弟及武進士充任。

作爲御前侍衛，生活待遇優厚，除本身俸祿外，還有各種形式的補貼和恩賞，如帝后壽誕或扈從出行的話，還有相當多的賞賜。而且御前侍衛靠近皇帝，升遷容易，由侍衛出身而官至卿相的，在清代佔有很大比例；譬如當下諸多清宮戲中頻頻出現的明珠、索額圖、索尼、隆科多、傅恒、福康安、鰲拜、遏必隆、肅順等以前全當過侍衛。統率侍衛的長官均是勳戚大臣、宗室王公。

侍衛的職責是「隨侍宿衛」。具體工作是：掌引奏事官及引見官員，並稽察出入。遇皇帝出巡，「則隨扈保駕，駐蹕行宮，則守衛警戒」。

侍衛隸屬於侍衛處，其編制爲一等侍衛（正三品）六十人，二等侍衛（正四品）一百五十人，三等侍衛（正五品）二百七十人，藍翎侍衛（五、六品）九十人，總計五百七十人。

清朝有四類人有資格參加遴選近御侍衛。

一、首崇滿洲（最早只有上三旗，到雍正時，爲了加強對下五旗的控制和籠絡，挑選近御侍衛的範圍也擴大到了下五旗）；二、恩寵勳貴，皇帝的御前侍衛或近身侍衛很多都從成年且有武藝的宗室子弟裡選；三、遴選蒙古、回部侍衛；四、武科鼎甲與「漢侍衛」。其中的回部侍衛（也稱回子侍衛）入選起於康熙年間。

在康熙至乾隆時期，準噶爾部被平定。厄魯特蒙古諸部以及原在蒙古王公控制下的回疆諸部的王公等也歸附清王朝，西北邊疆得到了統一。清廷對於歸附的回部首領給予了較高的待遇，有的賜予侍衛之職，這就是所謂的「回子侍衛」。

新疆平定後，清廷籠絡、懷柔當地的厄魯特蒙古及回部王公貴族，除任命其擔當這些地區中下級官職外，還將許多人陸續召入京師，給予種種賞物，有的賜予宅第財產，有的結爲姻親，還有的授爲御前行走、乾清門行走或各等級侍衛職，以示大清皇帝對他們的眷愛。如丹濟拉原爲噶爾丹手下重臣，降清進京後即被康熙帝授爲散秩大臣，其子多爾濟塞蔔騰也被授予一等侍衛。又加噶爾丹之子塞蔔騰巴勒珠爾被俘時年僅十四歲，康熙授其爲一等侍衛，還將宗室之女嫁給了他，後封爲鎭國公額駙。

「回子侍衛」加強了朝廷與西北邊疆地區的各種聯繫，使得這些地方更加靠近中央政府，使國家的統一和穩定也因此得到保證。